春在堂襍文

序目

余往年編次賓萌集其襍篇一卷皆襍文也同年王文勤公方爲廣東方伯已取而刻之矣然其時編葺亦閒有遺漏而嗣後又歲有所作同治辛未歲命人寫錄之得如干首吳下有潘氏昆弟曰祖謙字濟之曰祖均字和甫乃相國文恭公之孫皆曾從余學詩賦者也請以此編付之剞劂卽題曰春在堂襍文然止二卷耳是歲余行年五十有一至於今八十五歲矣此數十年中謬以虛名流播海內來求余文者無月無之積久遂多不忍竟棄絡續付刻以前所刻余爲初編續刻者春在堂

續編凡五卷三編凡四卷四編凡八卷五編凡八卷六編凡十卷合之初編二卷凡三十七卷烏乎余所作不爲不多矣其文多碑傳序記之文文體卑弱無當於古之作者又性好徇人之求苟有子孫羅列其祖父事實以告輒曰是仁人孝子求顯其親者也義不忍割於是失之煩冗者往往有焉然當代名公鉅卿之行事所謂磊落軒天地者亦多見於吾文豈以吾文之鄙陋而遂土苴視之哉六編之刻成於癸卯此刻之後又得文數十篇矣余年齡衰暮未必能刻七編或即附之六編之後曰六編補遺可也光緒三十一年冬十月曲園記

襍文六編補遺卷一

德清俞樾

江蘇候補道錢君家傳

君諱志澄字伊甫亦字清士浙江嘉興人錢氏其先世則海鹽何氏也明初有諱裕者以家難自幼育於錢氏於是遂氏錢其後又自海鹽而遷居嘉興於是遂籍嘉興嘉興錢氏自明以來世有聞人乾隆間以刑部侍郎予告歸　特晉尚書　贈太傅諡文端祀賢良祠者君之五世祖也曾祖復以縣令歷官福建及直隸終順天府大興縣知縣祖友泗天文生本生祖泰吉廪膳生

海甯州學訓導自號甘泉鄉人博學工古文詞知名當世父炳森道光二十四年舉人景山官學教習三世皆以君叔父諱應溥者官工部尚書而君又以道員得加級請封故皆贈一品曾祖妣陳沈本生祖妣胡妣蒯皆一品夫人蒯夫人有賢行嘉興縣志有傳君六七歲時卽能書嘗臨寫趙文敏千字文酷肖甘泉公異焉爲跋其尾君至晚歲每臨摹法帖追念甘泉公遺訓往往流涕錢氏禾中望族科第世家景山君雖舉於鄉齎志早歿僉謂成景山君未竟之志者必君也卽司空君亦謂此子有翰院才當昌吾家而是時江浙大亂家室流離

司空公以養親居家佐曾文正公幕府族黨賴以舉火者數十家君應省試連不得志乃歎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吾忍獨爲叔父累平光緒元年以縣令需次江蘇先後委辦洋務局及上海糖捐局局務皆治而君猶請於司空公郵書訓誡縣之坐右以自警省蓋其意量遠矣七年補授荆溪縣縣多山故多盜君嚴捕之盜藪爲空兵亂之後又多曠土兩楚之人爭來墾治主客齟齬鬬鬨疊見君爲土民定租額爲客民編門牌土民悅客民畏遂以無事九年奉檄代理鎭洋縣鎭洋每歲徵收有溢於定額之外者蓋亂後倉卒起征科則未定也君

悉照賦役全書頒示定額民無浮輸吏無濫取至今循之十年補授青浦縣會所屬唐家浜大火君聞報襆被往視齎帶錢物按戶撫恤不假手胥吏及省中大吏委員振撫而君已先之矣已而又患大水青浦地卑君相度地勢築圩隄疏溝洫因勢利導之是歲也災而不害君又因其地與太湖鄰太湖之盜時時闌入雖有額設捕役爲數無多力實不敵言於中丞崧公請兵助捕不許面言之亦不許君曰民患盜不安枕豈忍坐視請自劾去拂衣竟出崧公大怒咸爲君危君不顧也明日崧公使人召君爽語之曰昨思君言大有理已飭具稿矣

君之伉直松公之受言皆古之人也已而胡游擊昌贊實來君語之曰但求多獲盜費則取之我於是盜無不得民乃大安有董大洪者盜魁也自竄於營籍而求庇焉君力請而出之營員怒曰君以董爲盜歟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乃君初不用刑婉曲開導董自吐實或問其故曰錢公示我以誠我忍負之歟又嘗獲積盜陳逢綬等八人自言曾於上海華亭嘉定昆山等縣行劫函問各縣皆曰盜已獲案已定矣非陳也君細覈之則實陳等所爲乃提各縣所獲之盜來訊之則皆承且有女衣一襲爲失主認領矣而陳逢綬等所盜之物尚有茶菊

一大簍各縣所獲盜皆不知也詰之但目視捕役命捕退而又詰之哭請驗其足解其草履則足指脫矣益捕欲見功以私刑脅使誣服教以供辭故無不脗合茶菊細物失主漏報故捕亦不知至女衣製式習尚相同不足據也於是盡縱諸盜使去一縣翕然稱曰神君君捕盜嚴而密治獄速而勤命案尤極詳愼梅甯許氏取刋洗冤錄校讀數過或有心得寫錄上方每相驗不避穢惡手自檢點宰荆溪時陳殷二姓爭爲客民棚長殷自殺其族兄以誣陳君訊兩造陳無懼色殷無戚容屍體鱗傷不可逼視身有佩囊命殷解取殷不敢近君自起

解與之亦不敢受君疑焉詰之曰爾兄死處去爾家遠爾家去城尤遠乃兄以某時被殺爾卽以某時來報相距僅一時耳何速也且血肉模糊面目不可辨何知死者之爲兄又何知殺兄者之爲陳誰語爾者殷聞愕然命褫視其衷衣則濺血猶新發其腰橐血刃存焉殷大哭曰欲殺陳故殺兄今自殺矣君治獄類如此十二年大計羣吏司府上計初無君名中丞崧公特列諸上考其考語曰勤道明爽果敢有爲且語君曰上四字可爲君小傳矣二十一年過班爲候補道入都引　見左都御史休甯吳公廷芬及宜興任中丞道鎔先後疏保有

旨交軍機處記名二十三年代理蘇關監督時蘇州甫關租界有洋商欲於附近界外購地者君出示嚴禁洋商大譁君堅執蘇埠新約與爭且引煙台條約謂租界未定之處尚須審定界址況明明已有租界乎若界外襍居不特領事官照料非易卽地方官亦保護難周矣外人知理不可奪遂不復言君又上書兩院謂隄防一決枝節叢生蘇州開埠自日本創始尚須明定界限而援例之國乃欲力爭界外之權稍予通融非僅爲日人口實其流弊何所底止嗚呼交涉事難雖老於封疆者猶或遷就其閒而君以一道員斷斷與辯惜乎君之

求及大用而遽卒也君旋奉檄督辦蘇屬沙洲事有江
都窯姓丹徒姚姓爭田聚鬨久而未決君親往履勘謂
其地實屬丹徒惟姚姓雖報承買而價未繳足且未升
科窯姓雖升科完課然價亦未足且隔縣串買有違
功令兩姓應皆不準承買今既悔過姑從寬以東西分
界東歸姚而西歸窯六七年未定之案一言而決其後
又代統鹽捕營督辦松滬鹽捐上顧公家下恤民力每
言與外人交不外平日推誠臨時據理至累年案牘在
乎不執成心悉心檢閱自能得其端倪吾曾祖大興公
治縣人稱錢一堂吾雖不才竊有慕焉葢君之治術悉

本家學敬念祖德久而彌篤先世祠墓悉爲修葺前人撰述次弟校刊惓惓焉未嘗一日忘也然宰青浦時有以文端公詩卷獻者喜甚後知其方有訟事也怒而還之不以私妨公也君政聲日起署臬使竹石朱君久筦鹺局事願舉君自代君謝不受然君之不久眞除且膺大任則衆論無異詞矣乃三十年二月既望感受風寒病僅九日遽捐館舍年止五十有九時論惜焉娶蕭氏

封一品夫人縣志附蒯夫人傳後子振聲廩貢生江蘇試用道孫七人倬候選州同儁价殤侑健侗傚幼孫女三長者適長洲張氏君卒後六十日側室孫淑人賊

絕命詩四章仰藥而死其時送殯之賓咸集未散交口
讚歎咸曰眞烈婦言於臺司旌表如例
論曰君以名家子位至監司雖未竟其用然其治蹟實
有可稱者總憲吳公之疏云荆溪客民數萬與土著交
鬨一定租額至今永賴靑溪大小教堂數十處而佘山
最鉅光緒十八年各處焚燬教堂松江至靑浦數十里
內約期起釁單騎曉諭立時解散非素得民心不及此
中丞任公之疏曰荆溪自遭兵燹民氣凋殘撫綏彈壓
寬猛兼施有血性而無僞行洵爲明體達用之才君嘗
而笑曰佘山一事偶然耳至於有血性無僞行乃深知

我者然則此六字爲君定評余爲君作家傳例有論亦無以易此矣

陳君芳畦傳

君諱英又諱華林字芳畦浙江山陰人陳氏其五世祖榮燕乾隆初以博學鴻詞徵所稱無波徵君者也自徵君以來科第蟬聯爲越中冠所居卽明代徐天池先生舊宅今天池猶存池上青藤一株先生所手植也君祖鴻遠嘉慶十三年舉人官廣東大州場大使父堉庚鹽課司提舉君七齡失母與其兄惺惟父是依自少好學工舉子業數試於有司不售咸豐之季粵寇來犯避地

廣東雖大川公舊治然相距稍遠故舊皆盡異地僑居亦頗不易營謀衣食遂不得專力於學亂定復還而青藤舊宅不可復居乃遷居魚化橋俄大川公卒於甬上君從父提舉公往奉其喪以歸喪葬大事皆君襄之嗣後家口益多家事益繁而提舉公年亦愈高家事乃一委於君光緒初兄嫂相繼卒君撫視兄子養之敎之俟其免喪先爲其長子元濬娶婦而所居隘不足容乃修葺青藤舊屋還復其舊名人故屋先代世居兵火之中不得已舍去今繕完修葺櫻桃之館柿葉之居花木猶存琴書有託提舉公於此嘗亦顧之而一笑也未幾提

畢公卒君天性孝友感父兄之早逝念時事之孔艱自此精力亦日衰矣君於學雖未卒業然嗜之至老不倦嘗謂醫理乃養生之至要近世儒者不明醫理多爲庸醫所誤於是參究素問靈樞及本草之書闡發其理又博采人間經驗之方手錄成書親友聞往往賴之又僩世人惑於風水之說遷延不葬上違　功令下犯淸議乃研求堪輿家言久之盡得其祕蔴足山林爲親族相度吉地有貧不能葬者并助以貲皆仁者之用心也自奉極嗇而歲時祭祀必豐必潔鄉里善舉有聞必行族黨子弟有流離失所者善爲區畫使之成立嫁女娶婦

惟擇良與不論貧富生平淡於榮利不樂仕進雖嘗入
貲爲光祿寺署正不赴也比年因天下多故 朝廷
鋭意求治變法自强爰進其子姪輩而語之曰時局如
斯從古罕見非一人一家所能挽回然汝等總當讀有
用之書勉爲有用之學稍能有補於時亦不虛生於世
嗚呼所見遠矣晚年子姪輩皆遊於庠森然成立乃以
家政分付子姪優游家衖以樂餘年會其長壻及第四
女相繼殂謝君愀然不樂偶染微疾遽捐館舍生於道
光十八年十月乙未卒於光緒二十四年十月癸未年
六十有一 初以署正加級 封奉政大夫後以子慶均

官　封中議大夫娶徐氏　封淑人生女子子五無子以兄第三子爲嗣慶均也附貢生候選中書科中書慶均請於余爲此傳傳必有論余用史公伯夷傳例論卽具傳中不復作矣故用范史例作贊贊曰

躬行君子修之於身孝乎惟孝仁者安仁兄弟怡怡鄉黨恂恂淡於榮利篤於族姻昌言訓子曲藝濟人大數有盡令名無垠青藤舊宅垂蔭輪囷先生之風千載常新

劉贈君與妻留太淑人合傳

吾孫有周年生劉書圃炳青撰次其父劉君及母留淑

人事略因吾孫以請於余曰吾家世寒微父與母撠挶終身吾今雖倖竊微祿而吾父已不及見吾母雖及見亦不久下世數十年艱難辛苦無一日暇豫之樂於心蠱焉願乞先生一言以慰先人於地下可乎余取而讀之歎曰劉君篤行君子也留淑人亦賢婦也是宜傳君諱墀貴字榮之甘肅隴西縣人於兄弟行居次稍長其兄欲異爨君曰吾兄能自立矣如吾弟何乃分產與其兄而自奉父母撫幼弟以居弟長爲娶婦而食指益繁乃學爲賈闢一坊於市置磨磑焉屑麥爲粉以售於人人以其誠篤爭趨其門里中貧無食者君輒賒與之或

竟無償亦不責也咸豐三年邑之陽坡寨有土寇爲亂鄉之多田者爭輦其麥入城請糶於君君以貲不足辭請先糶後給値君初不可繼思四方來避寇者日益多城且閉糧且盡既諸君信我我何妨盡受其麥以濟一城之急於是罄其資以糶爲不足則書券予之積麥無算一城賴焉事平摹較之君亦微有沾益以義爲利君之謂矣已而父母相繼逝君獨任喪葬之事或曰君尚有兄留淑人曰伯能助我固善不然爲舅姑大事雖此後衣食不繼無憾焉聞者賢之同治五年回民爲亂君至鄉間相度爲避地計淑人留守家中俄而城陷淑人

屢求死或仰藥或縊皆幸不死君之兩弟死焉子婦樵氏病於牀寇焚其廬亦死淑人避僻處得免而家中什物蕩焉如洗惟積麥二垛尚存賊退官兵至據食其麥又使諸老弱婦豎爲執爨淑人與焉執役勤兵喜之又以麥固其麥也每賦食予之倍淑人私積其所餘及亂定族姻來依者咸取給於此而歲又大無君與淑人益困至鬻餅餌以餬口而子姪輩無一流離失所者皆其卵翼之德也六年君以疾卒淑人教督其子如君在時十二年炳青入邑庠淑人歎曰汝父長者恆爲人欺自兵亂來暗無天日在官胥吏擇肥而噬汝父不免焉每

盼汝得一衿光門戸免魚肉今始得之惜汝父不及見
耳光緒十一年炳青舉於鄉明年成進士用知縣以親
老告近分發陝西秦中故瘠苦薪俸微薄淑人雖就養
與居家無異曰吾素耐勤苦衣不必文綺食不必肥甘
起居不必有婢媼奔走也十五年卒於陝西炳青既免
喪改官江蘇補丹陽縣至是稍優渥矣念父母一生皆
在艱苦困厄之中每誦歐陽子之言祭而豐不如養之
薄未嘗不中夜撫膺癙思而泣血也余悲其志從其請
爲之傳用范史之例繫以贊曰
懷瑜握瑾必有光華履仁蹈義必有休嘉令德有報天

道無差脊茲梁孟德音不遐小隱於市大昌其家有子成名軒軒朝霞諸孫濟濟蘭茁其芽音徽雖遠報施靡涯

魯太守妻王恭人傳

孝悌者人之大本也然天下有孝子有悌弟而天下有孝婦無悌娣若是者何也婦之與夫其始塗人也以室家之情聯之塗人為一體矣至於夫之昆弟姊妹仍塗人也於夫昆弟之妻更塗人也推夫之所親以親之豈能合塗人為一體哉此悌娣所以難也吾今者以此傳王恭人王恭人者安徽懷甯魯君之配也恭人父曰崑

圃吾浙江歸安之菱湖鎮人官江西德安尉無子惟一
女恭人也同治五年贅魯君於德安官舍君名鵬字幼
峯固寒士也旣贅於王及王君謝病歸遂從之歸菱湖
菱湖故有龍湖書院往肄業焉余時適主其講席故得
與君交無何君舉於鄉歲在庚辰成進士入翰林恭人
亦從之至京師不習其水土病焉君挈之南歸會其壻
朱君正輝官吳中乃迎之至吳居吳年餘與余寓相近
余家兒婦咸與往來皆曰儉且勤賢婦也光緒二十三
年君翰林奉滿保送知府分發江西恭人又從之至江
西道塗勞苦飲食銳減二十六年君奉檄権稅吉州九

月甲申恭人竟以疾卒於吉州榷舍年五十有八其明年君權知撫州府事而恭人不及見矣君悼之甚自撫州乞假歸謁余於吳寓乞爲之傳余曰君何以傳恭人乎君曰其在家也事父孝余曰焉有賢而不孝者乎君曰恭人長於我五歲然既歸於我則事我甚謹偶小有疾終日侍無須臾離也余曰此亦恆情耳君曰余有伯兄年老矣恭人曰老者非帛不煖手製緜衣寄之歲以爲常無一歲之閒有伯姊年亦老矣而多病家又甚貧恭人曰是可慮也一旦不可爲諱如後事何乃爲製襚衣甚周備伯兄有書極道其賢謂可以風世余歎曰此

悌娣也可以傳恭人矣因稍稍比次附其家乘傳必有論余用伯夷傳例論郎在傳中故不贅焉恭人生一子三歲而殤生四女其次女適人而死余爲賦女蘿篇

贈夫人許母李夫人家傳

夫人姓李氏直隸獻縣人其祖某以縣令官浙中父某亦諸生也廉吏之子貧不能歸流寓會垣幾無以自存故夫人自幼寄育於所親袁氏時錢唐許季傳贈公方家居嫡妻盧夫人與袁氏故有連恆至其家夫人每見盧夫人輒睎就之依依其旁終日不去盧夫人亦憐愛之曰是兒與我有緣請於袁氏將以侍贈公贈公曰舊

家女也執不可而夫人感盧夫人厚意誓不他適乃卒歸於許年甫十有九雖爲副室有加禮焉而夫人事贈公及盧夫人謹盧夫人亦姝視之無閒言贈公由台州府教授升知縣補授山東掖縣山東爲捻寇巢窟渠魁賴文光張總愚等攻剽郡縣來去不常掖縣屢瀕於危贈公督率士卒攖城固守夫人與盧夫人均懷鴆誓死雖幸而獲全而贈公積勞成疾竟以不起時南中粵賊未平夫人乃隨盧夫人奉贈公之柩北行依夫兄文恪公僦宅京師及南中平盡室而南又依其夫兄中丞公以居薄宦清貧屢經遷徙囊橐蕭然擷捃楮柱皆兩夫

人力也俄廬夫人又卒家計益窘夫人獨力操持艱劬萬狀環璞之類典質無餘稱貸於人積勞盈篋其長女歸於廖氏未幾廖壻硯學中州長女出貲爲夫人稍償逋負然數年來憊亦甚矣已而夫人次子禔身官山東以齊魯間爲夫人舊遊地故迎養焉夫人惓懷陳迹每舉贈公治行以勖其子光緒十一年禔身奉檄權知朝城縣夫人從之官二月丙戌感疾卒於行館年六十有一其將卒也百鵲羣鳴既卒室有異香數日不散人皆異焉夫人性恭謹遇嫡子觀身禔身極有恩禮每拜必答拜余次女爲禔身婦與夫人相得能舉其軼事夫人

以幼違父母久無音耗發願誦白衣觀音咒冀得一見持誦久之而其父母果來年雖老皆無恙乃僦居於鄰近之地夫人時往省視李公亦長者執禮甚謙見之者皆知爲方雅舊族也又有一姊初不知其所適命三子覓求之始知其適旲縣費氏有女嫁新建程氏後祔身爲其長子引之娶於程則即夫人之姊之外孫女也骨肉睽離終通姻好豈非至誠之所感乎夫人雖處境不豐而好施予或以匱乏告節口腹以佽之無難色卒從二十年歸陳氏次女遵其遺意捐貲助振　詔建樂善好施坊又以子台身貴誥贈夫人天之報施洵不爽矣

夫人生丈夫子三台身由廕生官雲南元江直隸州知州　特用道四品卿銜出使韓國大臣祺身故山東膠州知州州祥身光緒十一年拔貢生女子子二長適嘉定故禮部尙書廖公壽恆次適貴陽見官河南巡撫陳公夔龍孫九孫女六光緒十三年十二月丁卯葬錢唐九條沙之原距今卄年銘幽之文無及焉余與許氏旣爲世姻重以台身祥身之請而其歸陳氏之次女又以書致吾子婦使代請焉其詞切摯誼不可以辭乃次第其事以爲家傳附其家乘云

論曰魏鍾會自爲其生母張夫人傳稱爲太傅定陵成

侯命婦盛言其修身正行非禮不動裴松之采以入注然則心喝之光其亦可焜耀靑史乎乃觀魏氏春秋所言則鍾會之傳其母疑不無溢美矣今李夫人之賢豈止成侯命婦之比哉余爲此傳亦質直無溢詞吾知異時修列女傳者必將有取乎此矣

陳母孫淑人家傳

淑人姓孫氏江蘇通州人吾師文節公仲女也生二歲而文節公死寇難母趙夫人以其早孤也哀憐之有姊適山東杜氏道遠不得時歸省因歎曰此女吾不令遠嫁乃適陳氏陳亦通州人也淑人生而明慧讀書通大

義能吟詠支節公之以衣冠葬也以生前所贈一齒納棺中淑人悲痛賦齒冢詩二章郡人傳誦詩名大噪既歸陳氏陳固通州右族家資巨萬陳君諱廣綬字霈亭以郎中分部行走亦方聞士也淑人與霈亭日取家中所弆藏鐘鼎彝器及漢唐碑帖辨別款識審定眞贋以爲娛樂霈亭喜顏書而淑人則喜歐書文窗棐几閒每日各臨摹數十紙以爲常霈亭性好施與家因是落然爲善如故淑人助成之亦如故恆輸巨貲佐軍興及振水旱之災州中大工作咸有助宗姻朋舊歲有常供月有常餼霈亭或出游則淑人代之筦家事皆有條理事

姑李太淑人甚謹才而且賢三族稱焉一日不戒於火火及內寢淑人奮身投烈燄中負姑以出雖幸俱免然驚悸之餘精爽飛越自此遂成心疾未幾李太淑人與沛亭相繼殂謝壘連大故心疾彌劇光緒二十八年母趙夫人又卒淑人以距母家近常常歸省衿纓適寢如在室時至是而淑人之疾愈不可爲矣三十年正月二十日飲食驟減問所苦不言使醫視之則脈已閉越二日辛丑遂卒年五十有一子二人啟謙候選知縣致謙太學生女一人適徐清惠公之孫曰祖培孫三人皆幼往年淑人常從趙夫人至蘇州余以門下士謁夫人於

舟次淑人侍母側亦見焉并有和余詩一首余家兒婦輩皆與相習每共贊歎以爲范史所稱端操有蹤幽閒有容者微斯人其誰與歸乃以幽憂之疾中壽而殁鉛槧纖素零落無存僅傳有未灰閣吟草二卷而已是可哀也余因啟謙之請輒爲之傳附其家乘冀不泯其人爾

論曰元史趙孝婦傳以南鄰失火扶姑出避遂以孝聞登之國史明代有江陰縣許錫祖妻曹氏從烈焰中負其姑出傳至今日志乘炳然然則淑人一節之高已足千古況其賢且才歟淑人二子余識其長者卽啟謙字

南琴者也好學能文有子勝斐然之美瀧岡之表吾爲南琴昆弟望矣

金孔昭傳

君諱炳漢字孔昭金氏其先世爲紹興山陰人所居曰鮑瀆有諱國能者自山陰遷嵊遂爲嵊縣人所居曰崇仁崇仁金氏以國能君爲始遷祖傳至君四世矣君之父生文夫子四而君於兄弟行居三生八歲而孤家貧無以自存長兄乃別居自謀食君與仲兄季弟家居以耕牧奉母年十四慨然曰此不可常也盍去而事賈乎其始負販而已久之闢一肆於市以糴糶逐什一之利

君精於推算其業日盛家乃稍稍起然君雖爲賈其操行則有士大夫所不及者少時逮事曾祖母及祖母曾祖母史長齋奉佛張碩人喜靜祖母裘則性峻急督家事嚴君事之皆得其歡心嘗以家無譜牒子孫幾不知有鮑瀆始遷祖國能公墓在崇仁歲時猶得拜掃而始祖妣謝夫人墓竟失所在大以爲憾躬自尋求跋涉匝月無所得一日宿於餘姚之西庵有婦人自言金氏推其行輩則姑姊妹也詢以鮑瀆事言之甚悉大喜亟歸與仲兄偕至鮑瀆謁夫人墓碑碣僅存其遠祖之墓有爲廬舍侵占不可辨識者謹封植之每歲率子孫上冢瞻

拜如儀至今不替君既以賈起家以昆弟四人議四分其產而伯兄執不受曰吾析居久不能顧諸弟今諸弟撦撝以成此業吾忍有之乎又欲以伯所不受者歸之仲仲亦不受不得已三分焉兩兄之克讓與君之不私所有鄉人交稱之崇仁有憑依所者蒐取廢祠壞屋無祀之栗主聚而祀之亦古人使鬼有所歸之義也兵亂之後廢爲榛莽邑有裘君者謀復興之君與其事醵貲鳩工卒復其舊又自買桑田若干畝歲納其租供春秋祭祀焉嘗訓其子曰鮑瀆乃吾先世舊居本原所在焉宗族雖繁皆吾一派也爾曹如有成立若祀田若宗祠

皆吾所有志而未就者尚其爲吾成之後諸子果克如其敎君可無憾矣君性淵靜寡言笑寬厚勤儉與人無忤與世無爭年五十五以疾終其家子三人昌運昌禹昌言以昌運官加級封通奉大夫

論曰漢書有貨殖傳後漢書有獨行傳君託業則商持躬則士殆貨殖傳中人而兼入獨行傳者乎范史獨行傳以王彥方終稱其以德服人以行義重於鄉里君之爲人近之矣

王氏三外孫女傳

吾長女歸寶應王氏生女子子三此其第三女也名多

慶字倚雲亦字蓮珊自其祖文勤公薨吾壻及女自寶應遷蘇所居曰幽蘭巷與余寓相近也故幼時恆居吾家一歲之中在吾家者半焉余嘗攜之至杭州居右台山館與之坐姚夫人墓前石上見林間松鼠甚多以松鼠二字命之屬對應聲曰杜鵑其慧可見余二兒婦甚憐愛之一歲二兒婦病爲手書金剛經數部以祈福佑性和易又甚明決其母有事輒與之議所言皆中理有視韻琴者才女也孀居而貧與王氏素相習一日來告危欲斷炊卽脫金約指一枚質錢與之是亦人所難矣年二十一歸仁和許元之元之字善侯其父子原吾壻

也其母吾次女也長次兩女極相得故次女以第二女歸於王長女以第三女歸於許而善侯自幼爲其伯父後伯父子衡時爲出使朝鮮大臣善侯自海外歸就婚於王氏未彌月將挈之回朝鮮慮其不肯離母遠行女曰既嫁從夫又何言告於母卽日治裝而海行頗極艱苦既下椗由輪舟下舢舨危梯數丈小舟一葉奔騰於驚濤駭浪中夷然無怖色居韓垂一載頗得其嗣舅歡使署中多用洋油懼有火患每夜必周歷諸室視諸鐙皆滅乃就寢子衡歎曰得新婦若此吾安枕矣其姑吾姨女也早卒有庶姑與之相處甚得嘗曰處家庭無難

事一恐字足矣會吾長女卒於蘇趣至韓子衡以未能
即歸祕不使知而女已微聞之出則愉色婉容入則飲
泣時已有身其病即由此起矣是年冬還吳下與其母
且送葬焉而子原已由御史出守松江乃又與壻偕往
省視子原亦甚愛之與吾書稱賢婦云善侯將應鄉試
女勉使習舉業而以鍼黹自課然精神日益疲苶又肢
體浮腫旣免身男也三日而殤醫者曰是在胎時已受
病矣女自產後患脾泄又發疹竟至不起時光緒二十
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年二十有三未卒前旬日其兄少
侯將如京師往視之溺泣與訣又凡善侯衣履并考試

需用器物皆一一摒擋若自知將死者異矣性頗好善歸依時以暑日多病出錢買藥以施病者生平不輕毀一物不輕費一錢與諸姊妹及先後宛若皆極切摯雖婢媼輩不忍呼斥其爲人宜非短命者而竟不壽何歟余內外孫女十人今已隕其四亦可歎也輒書大畧冀不泯其人其所爲詩亦有可誦者自署曰君子館詩草今在善侯處當不至散佚也

呂鏡宇尚書奉使金鑑序

洪惟我　國家內持維外經綱陶天下而爲一自同治四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奏派斌椿並同文館

學生游歷各國此爲出使之權輿越二年又　奏派
志剛孫家穀等出使外洋大臣銜　命出使蓋自此
始矣至於今日而輶軒之使交於海外　皇朝特派
大臣持節出疆親駐其地者曰比國曰義國曰奧國曰
英國曰美日曰祕國曰俄國曰日本國曰德國曰法國皆
受　明詔奉　國書聯絡邦交布宣德意於是使
職愈隆使權愈重而使事亦愈難或者曰方今之世蓋
一大戰國也當戰國時七雄並列日尋干戈爰有蘇秦
張儀之徒出於其閒特其口給以動時君之聽往往轉
禍而爲福轉敗而爲成當今安得復有其人乎余謂不

然蓋嘗讀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矣其論隱五年宋使告急一事曰吾讀戰國策見儀秦髡衍諸人鶩其詭辨反晦明於呼吸變寒暑於須臾似可以三寸之舌司百萬生靈之命及精思而博考之然後知詭辨初不足恃戰國策士所以能動時君之聽者皆出於幸而已又論陳五父事曰春秋之公卿大夫平時未嘗致力於暗室屋漏之學及盟會聘享之際雖欲勉强而不可得嗚呼盟會聘享之際而論及暗室屋漏之學尙何儀秦之足道乎 大司空鏡宇呂公以東萊之裔學東萊之學者也同治二十三年春 命爲出使德國和國大臣未

幾猝遇德使克林德之變德人洶洶幾不可測中外咸爲公危而公不辭艱險孚之以誠鎮之以靜卒能贊成和議履險而夷旋以外務部侍郎召還晉拜工部尚書充商約大臣蓋上契

主知固有在矣在德國時曾采輯史傳著奉使金鑑一書事變繁多未遑卒業及以商約駐滬乃更編纂以底於成今年五月恭繕進呈

温旨留覽公乃謀付剞劂而問序於余余本迂疏近又衰朽罕接人事何足序公之書哉惟讀公自序深以戰國策士爲非而引孔子之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歸本於行己有恥則與博議所言有密合者信乎公以東

萊之裔而學東萊之學者也余跧伏草茅與近時出使諸大臣相識者尠惟曾惠敏公則吾師文正公之子通家昆弟也其出使英國法國頻有書問往來及出使俄國有索還伊犂之舉海內以為美談余亦與聞焉以前使業已定約之事毀約力爭更定界務三端商務四端保全甚鉅余為惠敏墓志詳言之若鐵人金鑑亦偉人偉事矣及觀公自序則知公在譯署曾為惠敏所知然後知公之學本於東萊公之才則與惠敏伯仲者也余嘗恭讀　欽定圖書集成官常典行人司部有行人名臣列傳四卷周代二十一人即此書所謂古使也自

漢至明代七十五人則此書所載備矣圖書集成告成於雍正四年其時海禁未開使事猶未甚重至今日則環地球諸大國無不交於中邦弧矢之事窮而壇坫之事起折衝於尊俎之間指麾於笑談之頃使得其人則弭患無形彼此受福不得其人則一言之失貽禍無窮益自周官設大小行人以來使事之重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諺云鑑於水者知形容鑑於古者知吉凶又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公裒集古來出使之事森然起例薈萃成書名曰金鑑可謂以古爲鑑者矣旣已恭進於

朝自宜刊行於世不特出使者宜人置一編即承

學之士亦宜誦習焉紬繹焉以備奔走禦侮之才而備四牡皇華之選異日出而奉使無失言無失色小則收仲連排難之功大則成向戌弭兵之利天下萬國同享升平無窮利益皆於此乎出吾知奉使金鑑一書視東萊先生之文鑑而其功十倍過之也

王仁嗣倦游草序

吾郡菱湖鎮舊有龍湖書院余曾主其講席詩文並課而院中諸生率皆致力於文詩則罕有留意余主講三十三年僅得詩一首則王君紹宗字仁嗣者所爲也余以唐人孔紹安榴花詩開花不及春爲題君感懷遲暮

借題抒寫語意微婉余讀之擊節手錄其稿藏弆巾箱賓客傳觀皆曰老名士也又以其結句云端陽方物貢蒲艾或同收俞謂吾浙詩人如朱竹垞沈歸愚皆晚達或此君亦當晚遇乃荏苒星霜閲數寒暑而君亦垂垂老矣客大司馬長公幕府有年今歲奉諱歸里道出吳中訪我春在堂手一編見示曰倦游集乃其秋水讀書齋詩存之一卷葢君昔嘗北度郝連詩皆其時所作余讀其出嘉峪關詩曰西面黃沙東面柳征人回首意如何與昔人馬後桃花馬前雪情味無異其境奇宜其詩之工矣遇不遇未可知而詩亦足以傳君正不必與三

五少年爭東塗西抹之工如往年龍湖角藝時也吾湖山水清遠名於天下君與時一舟兩屐逍遙其間玉湖風月金蕊煙霞回憶瑪納斯河博克達山得無有今昔之感乎存此一編以識雪泥蹤跡白蘋紅蓼閒與故鄉父老共讀之吾知老驥伏櫪其志猶在千里也

寶甸齋藕香館文錄序

余去河南垂五十年矣舊時文字因緣邈不復記而寶君甸齋則來見我於春在堂其自述淵源有可異者君河內縣人也余按試懷慶君亦與焉試卷偶爲壓濤所沾濡乃以文稿擲付其友曰以再汝其友果以此青其

衿君笑曰吾命不偶耳吾文未嘗不遇也故其來見也一若躬被甄錄者余謝不敢當而君顧拳拳不衰君家世以武顯至君乃隸學官弟子籍然勃勃有奇氣每與余言聲如洪鐘於天下事孰得孰失如指其掌余歎曰奇士也已而又出其詩示余抒寫性情無媕婀之態余曰詩如其人今又以所著藕香館文錄見示筆意橫茂議論激昂余曰文又如其詩矣其文敘事有史筆論事能通達時變皆不詭古之作者至其官吳公牘則剴切詳明不爲過高之論不爲過激之談而言必切中事必可行置之古名臣奏議中幾無以辨讀君之文知君之

才宜其歷宰大縣所至有聲也劉忠誠督兩江尤器重
君故保薦人材君亦預其列今且入京引覲不次超遷
於此行決之矣余老且病憶汴中舊雨如李蘊齋侍郎
已作古人王介艇方伯又坐廢此外惟宋伯言恆坊薄
官嶺南鬱不得志每有窮鳥之歎然則飛且鳴者其在
君乎姑書數語聊以壯君之行不足以為序也

徐賓華味靜齋詩文序

嘗謂有明一代自中葉以後詩文兩事並皆衰息詩則
依傍門戶文則剽竊字句文運詩運殆與國運俱衰有
崛起而為一代之殿者其亭林先生乎先生學有本原

其文皆不苟作詩則格律清整意義遙深當時黃梨洲雖與齊名所著明夷待訪錄先生亦頗推許然以詩文論固不逮也　國朝文教昌明鉅儒輩出論經學論小學無不奉先生為先河至論詩文若堯峰若桐城若浙城若秀水皆雄視一代無愧古之作者然與先生門徑微有別矣今歲初冬有以山陽徐君賓華顧詩箋注見示者不特章箋句釋且依據正史旁引明季稗乘小說以證明事跡使讀其詩者有以論其世而知其人洵亭林功臣也又以君所著味靜齋詩文稿各四大冊見示余讀其文質直而有味清疏而有物紀載時事敷陳義

理無不曲盡又讀其詩聲情之激越意思之纏綿非近時作者所能及殆皆師法亭林者歟近作有擬顧亭林海上詩或謂宜自標題目不必擬顧斯言誠是然君詩文之脫胎亭林則居可見矣亭林以亡國之遺感懷身世故海上詩有夷門愁殺老侯嬴之句君則優游於闌干苜蓿閒且以清才博學高據講堂一席名山之福正未有艾余蓋深許君之詩若文之能為亭林先生也余又深幸君之遭遇之能不為亭林先生也君門下士如有潘次耕其人儻許我為知言乎

徐公龍山暨元配節孝郭淑人繼室節孝王孺人墓表

余自主講詁經精舍識徐花農侍郎於諸生中今論交垂四十年矣每談及先世嘉懿輒乞余爲文以張之余旣各有所撰述矣昨花農書來言武林徐氏之興至國朝而始盛而明時之通籍者則龍山公一人能正色立朝爲時所重今墓木久拱而表阡之文闕如且編次事實乞余一言余甞讀史記五帝本紀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邱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嫘祖爲黃帝生二子其一曰元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立是爲帝顓頊又曰徇顓頊高

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又秦本紀曰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元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正義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臯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則大業是臯陶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索隱曰此卽秦趙之祖嬴姓之先一名伯翳尚書謂之伯益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元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嗣後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栢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元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又秦本紀贊曰秦之先

爲徐氏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郯氏左氏傳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戴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按庭堅臯陶之字也傳文公四年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杜預云英六皆臯陶後地理志六安故國臯陶偃姓爲楚所滅又僖公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杜預曰英六皆臯陶後國名故史記陳杞世家云臯陶之後或封英六又定公四年子魚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

句氏唐書宰相世系表徐氏出自嬴姓皐陶生伯益伯
益生若木夏后氏封之于徐其地下邳僮縣是也至偃
王三十二世爲周所滅復封其子宗爲徐子宗十一世
孫章禹爲吳所滅子孫以國爲氏章禹十三世孫誕爲
秦莊王相生仲仲子景伯生延字方遠延生由字智卿
由生該字昌意該生光字子暉漢下邳太守光生大司
農靜字君安靜生益州刺史萬秋字蘭卿萬秋生左曹
給事充字彥通充生諫議大夫安仁二子豐霸豐爲北
祖霸爲南祖北祖上房徐氏豐字仲都司空椽十五傳
至孝規孝嗣孝嗣字始昌齊太尉文忠公六子況戩碏

會嘉緄高平北祖上房徐氏諱次子矩矩字宏琛二十六傳至宏師宏道世居曹州離狐隋末徙滑州衛南至世勣預屬籍李氏武后世復舊陸法言廣韻徐顓頊之後春秋時徐偃王假行仁義爲楚文王所滅其後氏焉出東海高平東莞瑯琊濮陽五望鄭樵通志徐氏子爵嬴姓皐陶之後也皐陶生伯益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在今徐城縣北三十里徐城并入臨淮今泗州臨淮爲徐城自若木至偃王三十二世爲周所滅復封其子宗爲徐子宗十一世孫章禹昭三十年爲吳所滅子孫以國爲氏又一族出於嬴氏十四姓之一也徐

氏入浙以三衢爲最著見於韓昌黎衢州徐偃王廟碑其居龍游者在南齊則文楚公降伯珍史稱東陽太末人即今龍游縣也至居蘭溪者則唐中書侍郎子珍公諱安貞始子珍公屢應制舉一歲三擢甲科神龍六年第進士開元六年以武陟尉選入殿判再遷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每作文多令視草初名楚璧後賜此名供奉二十年累進撿校工部侍郎遷中書侍郎封東海縣子李林甫用事遂棄官歸卒贈尚書見新舊唐書雲溪友議唐會要所載略同太平寰宇記又載縣南六十里九峰山有子珍公讀書巖洪邁東陽志信安志浙江

通志金華衢州府志龍游蘭溪邑志所載皆同自子珍公又數傳至趙宋時有文眞公諱時彥登重和元年王昂榜進士授觀察使見康熙衢州府志及西安縣志西安世科錄文眞公子瑞徵公諱忠宋贈儒林郎江西南昌府推官䞇贈朝奉郎國子監博士瑞徵公子孔靈公諱佺南渡時監湖秀州有惠政升授南昌府推官士民懷之歌曰豫章賢裔徐孔靈惠我帷留去後聲歸設義學以禮經教其子孫及鄉人子弟一時業於禮者稱盛宋制誥稱其家有禮書發千古不傳之祕戶多滿屨爲四方來學之宗西山眞先生作傳贊曰秉心塞淵日則

深邃禮經傳家孝友鳴世天台陳筼𥦗先生爲撰墓誌
明冢宰陸莊簡公爲撰家廟記公始自蘭溪遷至樟林
鎭是爲樟林始祖公長子利用公諱行成宋咸淳時以
禮記領鄉薦官知丞宋敕宣教郎次子于石公諱介以
戴記領鄉薦登宋嘉定辛未趙建夫榜進士通判太平
州遷太學博士兼光祿寺丞宋敕承議郎三子安常公
諱淡以次子時升貴宋敕贈朝議大夫利用公子德齡
公以周禮領宋咸淳時鄉薦管禮兵架閣文字任國子
監監正宋敕宣教郎于石公子宣和公諱堯章以禮記
領鄉薦任袁州學教授以副院第一管尚書禮兵二部

架閣文字宋教授迪功郎安常公長子今德公諱時中未仕次子志行公諱時升以戴記領鄉薦登宋紹定己丑黃樸榜進士宋教授宣教郎任無錫縣知縣調任池州有治行升授福建汀州府知府擢煥章閣奉祠致仕宋敕朝議大夫德齡公次子子材公諱相潛德不仕深於易學集諸家之長著有易經直說以授趙文敏之父與訔昆仲與訔嘗爲之序云佩服師訓早夜究心不敢自謂有得然發蒙闢覆實昉自茲宣稱公子景星公諱昺獻以周禮領宋淳熙癸卯鄉貢登景定壬戌方山京榜進士以子鑑貴宋贈資善大夫簽書樞密院副司賜

金崇志行公長子崇哲公諱銘祖早卒次子崇功公諱
緝祖以戴記領鄉薦登宋淳祐庚戌方逢辰榜進士任
湖廣江陵府司戶參軍景星公子定國公諱鑑以戴記
領鄉薦登宋咸淳辛未張鎮孫榜進士宋敕授資善大
夫簽書樞密院副使賜金紫崇功公長子秉國公諱欽
任濠州定遠尉宋敕授文林郎平日與仁山金先生有
雅因款致之以教其子朝夕陽㒊明修己治人之道著
史詠一千五百三十首許白雲張子長黃晉卿諸先生
皆爲之序元史類編文翰補遺皆載公事實　國朝阮
文達擘經室未見書目亦詳紀公史詠崇功公次子孔

阜公諱鐵治戴記元時任樞密院判元敕授奉議大夫
定國公長子仲宏公諱沈次子仲隱公諱潛俱未仕隶
國公長子民敬公諱溥治戴記元時官大都護府照磨
元敕授登仕郎隶國公次子道濟公諱津治易從學金
仁山先生與張許黃三先生皆友善隶國公三子文靜
公諱淵治戴記元時任潞州教授元敕授修職郎四子
本深公諱浤治戴記元時任高郵府興化尉元敕授文
林郎孔阜公長子改之公諱復治易經篤志好學博極
羣書與于介翁友善所著有和于介翁等詩孔阜公次
子永之公諱一淸以戴記領鄉薦登元至治宋大本榜

進士任江浙儒學副提舉晉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元
敕授奉議大夫公爲元大儒陶九成輟耕錄并載公事
實蓋自孔靈公遷樟林以來科第繁盛故黃文獻有三
世登黃甲一門無白丁之語蓋紀實也汞之公配楊氏
生一子是爲克敬公諱湘汞之公沒而元祚已屋克敬
公不樂仕進因隨宦居杭州久愛錢塘山水之勝遂家
焉是爲遷杭始祖克敬公子德輿公諱佛護是爲公曾
祖德輿公生丈夫子四長孟明公諱誠是爲公王父次
孟班公諱斌三孟祥公諱禎四孟能公諱能孟明公生
丈夫子三次潛江公諱聰是爲公考自克敬公以來四

世皆隱居不仕公王父孟明公以公貴明時貤封中憲
大夫晉封通議大夫祖妣姚氏貤封恭人晉封淑人考
潛江公以公貴明封中憲大夫晉封通議大夫妣潘氏
明封恭人晉封淑人宏治八年潛江公二十有六潘淑
人始生公於杭之江干公諱顥字子純號龍山学畿道
杭之仁和縣人也公生而岐嶷潛江公親教之讀屬文
閎肆下筆灑灑數千言立就治麟經弱冠即爲邑諸生
有聲庠序正德丙子年二十有二舉於鄉時即負經濟
才高自期許辛巳二十有六遂捷南宮授南京刑部廣
東清吏司主事即上疏劾內官驕横直聲震海內南畿

訟獄號繁劇公既明察且究心法家言所書讞訟雖老吏不如也同舍郎有疑獄多就問公公咸爲代白無不允當由是刑名之譽藉甚而恥以自居折節講學慨然慕程朱之爲人公素倜儻高談驚座至是一變頓爲沉默簡重意氣雍雍如也建戢心閣暇日即靜養其中是時蘭溪虞佐唐公龍爲少宰延訪天下奇士耳公名造公驟問責難於君何以謂之難對曰君所謂可而有否者臣替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者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茲何容易而泛泛言之堯舜之道爲難此老生常談也唐公說以公爲可大用薦爲北京禮部員外

郎旋擢儀制司郎中蓋殊調也時明世宗方嚮意稽古禮文之事札下春官無慮日公咸爲草創其儀屬天下歲貢生候部至二百人公爲建白聽其附試京府歲貢生預鄉試始此會議興獻帝禮正直不阿與張桂二相牴牾出爲江西臨江府知府公下車時年甫二十有八庶政修舉發奸摘伏如神吏民莫敢欺郡故多劇盜公以德招撫者甚衆桀驁者出奇擒獲之雖漢之虞詡不是過也他如去門卒以通塞蔽刻題名以表官箴作郡志以記文獻祀旗纛以修武備井井畫策興利除害暇日尤屬意文教嘗諷詠以寄志貴人請託輒拒之曰甯

負權臣不負吾民有勢家抵禁必置之法坐是五載不得遷會潛江公年高值考績赴京便道歸省遂乞休時潛江公已多病公朝夕侍湯藥不離左右人服其孝先是公歸里甫二月有直指張公觴公於宋之耤田酒間言張永嘉欲左右公公聞之遽拂衣起眞所謂倔强猶昔者七年四月潛江公卒公一慟幾絕族黨勸之始稍進飲旣奉潛江公與妣潘淑人合葬於西湖妙因山遂廬於墓次三年服雖闋而淡於宦情不復出任優遊林下者又七年以明嘉靖十五年丙申三月初二日卯時卒於家春秋四十有二明邵先生經邦爲撰家傳稱其

事親竭力助弟成名一家之政實與致君澤民相表裏云杭州府志仁和縣志並載公事實後崇祀江西名宦祠臨江府志亦有傳元配郭氏江西贛州府通判東川公女有賢德助公治內政得以成其名明封恭人晉封淑人公歿時淑人年甫二十有九茹孫矢志守節五十三年卒於萬歷十六年戊子七月十九日卯時春秋八十有二簉室王氏亦以賢稱公歿時二十有一與郭淑人並勵松筠守節四十二年卒於萬歷五年丁丑六月十六日丑時春秋六十有二光緒三十七年公裔孫花農侍郎琪以郭淑人王孺人苦節事言於民政部錢參

議能訓具呈禮部奉
旨旌表入祠建坊淑人孺人與公俱祔葬妙因山祖塋
子三立言郭出立德王出立宰郭出嗣伯父雲山公後立言字
止訓號沁泉入杭郡庠援例入都公因議禮與張桂忤
易簀時戒子孫勿附權貴後立言鄉試屢躓張桂招之
行至彭城風大作見公朝服立雲中有怒色舟遽覆沒
焉時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也去公之卒已二十六年其
英靈不歿有如此者子婦邵氏亦以節著立言歿時甫
二十九歲亦矢志如其姑計守節六十年歿於明天啟
元年四月十二日寅時春秋七十有七光緒二十七年

花農侍郎亦以事實言於錢參議能訓具呈禮部並
賜旌表如例立德立宰俱不仕蓋自此徐氏守公遺訓
終明之世無筮仕登科第者至　國朝而冢宰文敬公
始大顯文敬公者德興公次子孟琈公八世孫而公之
五世從孫也乃爲銘曰
徐氏之系出自軒轅五臣佐虞實其甍昆舉直錯枉貴
極一門亦越累禩枝葉茂繁遷浙之衢表彰於韓自衢
而婺及宋大觀科第接踵望族衣冠元祉既屋遷之江
澥四傳至公策勳詞壇觸邪抗疏卓然不刋領郡下車
恤民艱難雖有權貴冀以私干庶政方舉省親南還欲

從猿鶴逍遥湖山微痾遺世烟蘿夕寒中閲苦志柏舟
汎瀾代遠輝騰昭彰里閈妙因天半青峰巉屼如公勁
節百尺琅玕溯淥西歙江濤東蟠迴抱佳城以開祥源
萬派交滙如海益寬慶積流長請覩斯言

韓國金于霖詩文集序

乙巳之春有自韓國執訊而與余書者則金君于霖也書意殷拳推許甚厚余感其意賦詩二章贈之是歲九月君來見我於春在堂面貌清臞鬚髯修美望而知爲有道之士出其所著詩文見示余讀其文有淸剛之氣而曲折疏爽無不盡之意無不達之詞殆合曾南豐王

半山兩家而一之者詩則格律嚴整唐音也句調清新宋派也吾於東國詩文亦畧窺一二如君者殆東人之超羣絕倫者乎君自言在本國雖有纂修之職區區鷄肋固不足戀已棄家挈眷而來將於吳中卜一壥而居焉余承君雅意不以疏遠而外之因亦不敢自外輒以數言效朋友忠告之義謂君以異邦之人航海遠來衣冠不同語言不通寄居吳市蹤跡孤危似乎可慮與其居蘇不如居滬滬上多貴國之人旅居於此有羣居之樂無孤立之憂所謂因不失其親也勝此多矣君頗題是言異時遵黃浦而問焉儻有先生之寓廬乎前明時

有陳芹者詩人也本安南國人避黎民之亂客居中土卜居秦淮邀笛步一時名士皆從之游著有陳子野集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詳載其出處君以東國儒官爲中華寓客頗與之同吾知君之詩文必與陳子野集並傳矣

桐城洪晴川所著書序

晴川洪君古君子人也不卑小官隱於下位其行誼足以矜式乎當時其著述足以傳述乎後世行年六十有四亦桐城一耆宿也不我鄙棄踵吾門而求見以所著二書見示一曰曾廟從祀彙議一曰孟廟祀位考是二

書皆有關典禮之大崇論閎議無以逾此君於光緒三十年稟由兩江總督咨請山東巡撫以曾廟從祀議奏下禮部如所議行然則此一議也著令於秩宗頒行於學校將來　國史禮志必當采入君之立言可以不朽乃又龤龤焉求序於余余讀諸家之序於君考覈之精取舍之當言之詳矣其又奚言無已始舉所疑者以質焉君意曾廟從祀宜增入檀弓竊謂不然鄭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是鄭君不以檀弓爲曾子弟子不然如公明儀樂正子春鄭君皆明言爲曾子弟子何於檀弓不言乎以檀弓爲曾

子門人此胡致堂之說豈足為據尊意謂檀弓每言禮文之變有曾子問之遺意夫檀弓二字不過假以題篇孔疏甚明非全篇皆檀弓作也如謂通篇皆檀弓作則所載如曾子弔於負夏一節曾子襲裘而弔一節皆以子游之知禮明曾子之不知禮誰謂出曾子之門者而若是乎其非曾子弟子益可見矣故愚謂檀弓一人不當列入也孟廟從祀有錢唐一人蓋以明洪武間詔罷孟子配享錢唐以死力爭遂得不廢舊建報德祠以祀之　國朝同治十二年始列入東廡之末揆之有舉無廢之義是固無可議矣然愚謂以錢唐之例推之則尚

有宜增入者一人唐儒皮日休也按北夢瑣言云咸通中進士皮日休上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略言聖人之道不過乎經子不異道者孟子也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科選請同明經夫孟子一書自漢以後皆儕於諸子唐初陸德明作經典釋文有老子莊子而無孟子是視孟子且不如老莊矣皮日休生於唐末乃發此議厥後孟子遂列於經而自明以來用以取士皆皮氏發之也其又一議則請以韓愈配享太學至今亦循用之其所見卓卓如此豈僅詩人也哉唐書宋錢易南部新書小說家言謂其降黃巢而見

殺此實不然北夢瑣言稱其官至國子博士寓蘇州著
文藪十卷皮子三卷人多傳之後爲錢鏐判官宋尹師
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
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則皮日休
始仕唐室終歸吳越本末具存子孫顯達烏有如唐書
所云乎以之從祀孟廟視孔道輔之徒以求得孟墓而
從祀者更爲允矣愚因讀尊著而獻此二議不足爲序
亦不敢爲序姑副來意而已君所著尚有澤宮序次舉
要及　聖門名字纂詁余無所獻替故不贅焉